

“概数+名词+‘们’”结构与“们”的信息结构

西原 史晓

概要

本研究は中国語の名詞接尾辞“们”(-men)について論じる。“们”は名詞について集合を表すマーカであるが、はっきりした数量を表す表現とともに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。しかしながら、概数を表す表現とともに“们”を用いることができる。この概数と“们”との親和性に着目しつつ、“们”の働きについて分析していく。

Li (1999) のような統語的分析では、“们”の働きを十分説明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目指した後、情報構造というコンセプトから機能的に“们”の働きを考えていく。“们”は集合のマーカであるとともに、定のマーカでもある。定であることから、旧情報を担いがちであり、中国語の情報構造の性質から、出現しうる文法的位置は限られる。そして、“们”を含む名詞句に過大な情報量を与えることは避けられる。そのため、はっきりした数量という情報量の高いものは“们”と共起できないと主張する。

“们”が集合の意味を表すだけでなく、定のマーカにもなっている理由は、文法化する前の構造の残留のせいであると考えられる。

关键词：“们”，有定性，信息结构，概数，数量结构

1. 引论

本研究讨论普通话的名词词缀：“们”。“们”附加于指人名词，表示所指对象非单数。由此看来，“们”的功能类似于英语的复数化词缀“-s”或日语的复数化词缀“たち”(tati)。值得注意的是英语的“-s”与日语的“たち”¹⁾可以与确数结构共现，而普通话的“们”不得与确数结构共现。

- (1) 三个学生
- (2) 学生们
- (3) *三个学生们

虽然以往的研究对于“们”的与确数结构的非兼容性讨论了不少，但此类研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。加之，虽然关于“们”的研究不胜枚举，而且其中提到确数结构不少，但谈到概数结构的研究(如：陶振民 2002)几乎很少见。

对于“们”的各种现象，特别是概数结构和“们”的共现现象，我们将从功能主义的角度

来解释“们”所引起的语法现象。具体而言就是，我们将使用“信息结构”来描写“们”的用法。

本文的构成如下。首先我们讨论“们”的基本用法。然后简单地说明汉语概数结构的分类，指出各个类型与“们”的共起频率有所不同。接着指出过去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。最后我们将提出依据于信息结构的新理论。

在开始具体的议论之前，有必要先详谈一下“们”的基本性质。

“一般名词+‘们’”不得与确数结构共现。如：(3)。与此相反，“人称代词+‘们’”却可以与确数结构共现。如：

(4) 他们三个

然而，“们”字结构却可以与概数结构共现。如：

(5) 这个群体便是北京癌症康复协会和北京抗癌乐园的2000多位会员们。(PKU Corpus)

此外，不少研究认为“们”字结构都是表示有定的。

“们”字结构一般出现于谓词之前，一般不出现于谓词之后。换言之，“们”字结构忌讳宾语位置，而常在主语、主题位置上出现（依藤醇 1975，张谊生 2001）。

(5) a. 人们都通知到了。

b. *我已经通知到了人们。（石毓智 2002）

这是因为在无标的情况下，汉语给谓词之前的词语付与有定性（石毓智 2000:180-181, 2003:93, Chen 2004）。所以“们”字结构本身表示有定的此结构是与谓词之前的句法位置相容的。

2. 汉语概数的类型

虽说都是概数结构，可也有各种实现形式。在这一段部分，我们讨论普通话概数结构的类型。这里所提到的各类型之间并非毫无关联，它们是基于“临摹性”（iconicity）的秩序（详情后述）。我们讨论的概数结构将如下所示：

(7) a. 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

b. 使用概数词“多、来”的概数结构

c. 使用不定数词“几”的概数结构

d. 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

e. 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

f. 大数

2.1 数词连用型概数

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是指两个系数词连用之后出现量词（特别是个体量词）的概数结构。在通常情况下，这两个系数词是连续的两数，如“五六个”。基本上这些类型的概数结构不与

“们”共现，但“三五个”却会与“们”同时使用的。

(8) 统舱里全是空铺，只有三五个人们。(张谊生 2001)

(9) 小妹的建议是组团购买，说得具体点，就是三五位太太们结伴去麦德龙，买下一听或一大包诸如塔塔粉之类的原料粉，然后现场分享²⁾。

2.2 使用概数词“多”、“来”的概数结构

“多”、“来”都出现于位数词之后、量词之前，表示约量。“多”、“来”的出现位置与系数词的出现位置类似(朱德熙 1982)。

- (10) a. 二十五个
b. 二十多个
c. 二十来个

“多”、“来”还会出现于量词之后，表示少于一的小数(例如：“三个多月”)。但这种用法不影响我们的讨论。因为“们”字结构的所指对象是人类，所以一般不需要考虑小数点以下的数值。

使用概数词“多”、“来”的概数结构可以与“们”共现。

(11) 这个群体便是北京癌症康复协会和北京抗癌乐园的2000多位会员们。(PKU Corpus)

2.3 使用不定数词“几”的概数结构

不定数词“几”的用法与概数词“多”、“来”十分相似。“几”的分布与系数词的分布完全一样。至于朱德熙(1982)，他却是把“几”归类为系数词。

使用不定数词“几”的概数结构可以与“们”共现。

(12) a. 今天几个同学们真是开了眼界³⁾。

b. 瑞华小学的几百位学生们与交通民警共同维护着秩序。(PKU Corpus)

2.4 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

我们所说的集体量词(collective classifier)有“群”·“类”·“派”·“伙”·“些”等。给在集体量词之前加上“一”·“这”·“那”·“有”等词语，便构成“一群”式的概数结构。集体量词可以与“们”共现。

(13) a. 陈白露神气地走出光圈，一群崇拜者们围了上来。(PKU Corpus)

b. 你看那些孩子们，不少是来这里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的。(PKU Corpus)

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没有具体的数量信息。我们前面提到的概数结构所表示的数量虽是模糊的，但还存着些具体性。例如：“十几个人”表示的数量是模糊的，但绝不会表示二十三个人或只有五个人。“十几个人”表示的数量应在12-19之间。反之，“一群人”的情况完全不同。若不论语用，有可能是二十个人，也可能是三百四十五个人，或五千八百七十三个人。

总而言之，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的选择项在理论上是无限的。

2.5 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

上述各类概数结构都包含量词，而不使用量词也可以表示概量，并可与“们”共现。这类概数结构，主要由形容词构成，但是其他词语也可以构成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。

(14) 来北京观看奥运几乎是所有学生们的梦想。⁴⁾

如同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一样，这些概数结构不能预测具体确切的数量。这类结构虽然不能预测具体确切的数量，然而却往往也能对大致的数量做出预测。例如：“多数”这一概数结构绝不会表示小量。由此可见，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的选择项比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的选择项多。

2.6 大数

此外，大数也可以看成一种概数结构，而且大数可以与“们”共现。下面几个例句表面上与确数结构类似，但表示的意义却是概数。

- (15) a. 祝中国五千七百万“船夫”们的世纪之航成功! (PKU Corpus)
b. 这里 200 万人们都瞪大了眼睛，他们觉得加泰就是金山银矿，(PKU Corpus)
c. 生活在广州市的千万个军嫂们开展向韩素云学习的活动，(PKU Corpus)
d. 而且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千万先烈们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，(PKU Corpus)

王珏(2006)也认为：比起表示少数的形容词，表示大数的形容词更容易地与“们”共现。这一事实也提供给了我们大数的概量性的证据。

根据 Berwise & Cooper (1981) 所提倡的广义量词理论的框架，限定词(determiner)分为两种：强限定词(strong determiner)以及弱限定词(weak determiner)。“all”、“every”等周遍性词语分为强限定词，“some”、“a”、“three”分为弱限定词。值得注意的是“the”，即有定限定词也分为强限定词。虽然强弱之分是出于形式语义学上的要求，但这种看法的确掌握全数与有定之间的相容性。

此外，Lyons (1999:266) 以量化性(quantificationality)与基数性(cardinality)分类限定词。根据他的理论，全数、有定最有量化性，反之确数最没有量化性。

(16) ←量化基数→
the, each, all, every, both, most / few, some, many / a (numerals)

这一理论也相容关于“们”的语法现象，即全数常与有定标记“们”使用而确数不与“们”使用。

2. 7 概数的临摹性

我们已经谈到有些概数的模糊性比其他概数高得多。这些模糊性高的概数（使用集体量词、形容词等的概数）的形式完全不同于确数结构的语法形式。例如：将“很多”的语法形式与确数结构“五个”相比，这两个形式之间的差异是极大的。“很多”当中既没有数词又没有个体量词，只有一个副词与一个形容词而已。

反之，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或使用“多”、“来”、“几”的概数结构的形式接近于确数结构的形式。“多”、“来”、“几”的语法位置与一般的系数词相同。虽然“Num + CL + N”的基本结构可以连用数词或加一些词语，但此结构与确数结构却没有太大区别。从语义来看，这些概数类型都有些模糊性，但与其他概数结构相比，这些概数的模糊性不是很大。例如“两三个”所蕴含的意义是“两个或三个”，即只有两个选择项而已。与此相比，由于确数结构的语义更加稳定，故只有一个选择项而已。总之，这些概数结构无论在语法上还是在语义上都与确数相当接近。

由此可见，形式的远近会影响语义的亲疏。这是所谓临摹性反映在语言中的一种现象。

1. “们”与概数的共现频率

以上介绍了概数结构有各种类型。一般来说，这些类型都可以与“们”字共现。但并非是所有类型都能够与“们”共现的。换言之，有些概数类型往往与“们”共现，但别的类型通常不与“们”共现。

为了更好地认识各个类型同“们”共现频率的多寡，我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调查。如某种概数结构易于与“们”同时使用，在该类型的出现频度中，与“们”共现的频度占的比率固然不小。为了调查这些比率，我们将因特网看成一个巨大的语料库，使用百度的检索功能来调查频度。

本调查使用的概数结构类型为以下四种。各类型之后的括号里的内容则为本调查实际使用的关键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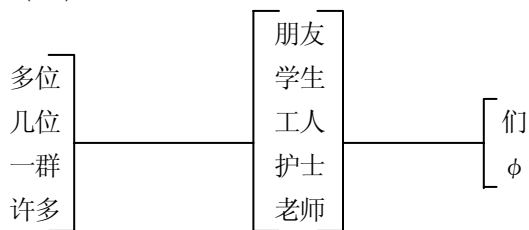
- (17) a. 使用概数词“多、来”的概数结构（“多位”）
- b. 使用不定数词“几”的概数结构（“几位”）
- c. 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（“一群”）
- d. 不使用量词的概数结构（“许多”）

不把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列入调查对象的原因是，除了“三五个”之外，属于这类类型的概数结构不与“们”共现。

关于概数结构后的名词，我们首先选择了以下五种名词：“朋友”·“学生”·“工人”·“护士”·“老师”，原因是由于这些名词的使用频率较大，加之我们对这些名词所指的对象有一种亲爱感。Iljic（1994）认为“们”的使用与名词的亲爱感（affection）有关。所以可以认为这些名词的使用将提高“们”出现的频度，这会有利于我们的调查。

接着，把“概数结构+名词”和“概数结构+名词+‘们’”列为关键词，输到检索界面。如此，我们的关键词将如下所示：

(18)



调查结果如下各表 (19a-f)。各表的第二列表示第一列所提示的“概数结构 + 名词”的频度。第二列的数目中既有包含没有附加“们”的“概数结构 + 名词”，又包含附加“们”的“概数结构 + 名词”。第三列表示第一列所提示的“概数结构 + 名词”加合“们”时的频度，即“概数结构 + 名词 + ‘们’”的频度。第四列表示“们”字结构占整体的比率，即第三列的数目占第二列的数目的比率⁵⁾。例如：a表的第二行意味着“多位朋友”的频度为 68500（其中包含“多位朋友们”的频度），“多位朋友们”的频度为 124，如此“多位朋友”与“们”同时出现的频率则为 0.181%。最后一表即 f 表，是 a-e 表的总计。

(19)

a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朋友	68500	124	0.181%
几位朋友	930000	2000	0.215%
一群朋友	611000	9150	1.50%
许多朋友	2070000	21400	1.03%

b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学生	74700	86	0.115%
几位学生	146000	111	0.0760%
一群学生	268000	1190	0.444%
许多学生	1400000	5090	0.364%

c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工人	12600	25	0.198%
几位工人	21500	6	0.0279%
一群工人	28200	244	0.865%
许多工人	89600	629	0.702%

d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护士	1800	3	0.167%
几位护士	9670	33	0.341%
一群护士	7620	174	2.28%
许多护士	9440	58	0.614%

e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老师	98300	269	0.274%
几位老师	466000	1690	0.363%
一群老师	23600	345	1.46%
许多老师	464000	3060	0.659%

f.

	总数	包含“们”的用例	“们”的使用比率
多位N	255900	507	0.198%
几位N	1573170	3840	0.244%
一群N	938420	11103	1.18%
许多N	4033040	30237	0.750%

由此可见，“们”与概数结构之间有下列倾向。使用概数词“多”或不定数词“几”之类的概数结构比使用集体量词或形容词等的概数结构更不易与“们”共现。我们对 f 表进

行了统计测试。我们使用的测试方式是 Ryan 的多重比较法，以 0.05 水平进行分析。f 表的四种使用比率之间都具有显著性差异⁶⁾。基于这些结果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规律。

- (20) 确数结构 < 数词连用型概数结构 < 使用概数词“多、来”的概数结构 < 使用不定数词“几”的概数结构 < 不使用量词的概数 < 使用集体量词的概数结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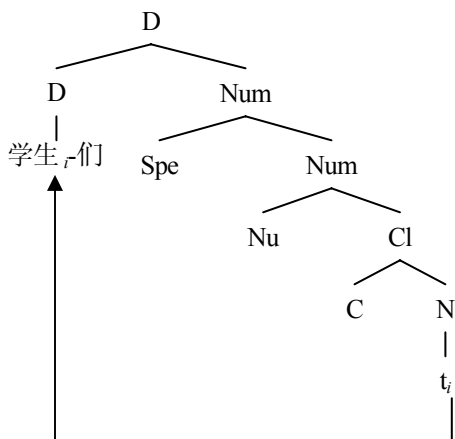
(20) 表示与“们”共现的难易程度。处于最左侧的确数结构完全不能与“们”共现，反之处于右侧的概数结构较容易与“们”共现。如此，虽说都是数量结构，对于“们”的用法却有所不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(20) 的左侧几乎没有模糊性，而越往右侧其模糊性越大。

2. 先行研究以及其问题之处

以往的研究之中，对“们”的基本意义有两种不同的解释。第一种解释是复数标记 (plural marker)，第二种解释是集体标记 (collective marker)。这两种解释各有各的好处，但还有各自的难点。我们认为不管是复数派或集体派，先行研究中总有以下不足：第一，谈到概数结构的研究不但很少见，而且没有适当的说明；第二，对人称代词与对一般名词的说明的分离⁷⁾。我们首先介绍复数标记理论，然后提到集体标记理论。

Li (1999) 认为“们”是复数标记。她从生成语法的角度来解释“一般名词+‘们’”不能与确数结构共现的原因。按照她的理论，由于“们”的有定性，“们”应该生成于 D 位置上。加之，“们”又是一个词缀，所以“们”应该与名词合成构词。换句话说，“们”不能独立存在，必须借助名词。然而一般名词原本生成于 NP 位置上，无法直接与“们”合成。因此，处于 NP 位置的一般名词需要移到 D 位置上，才可以与“们”连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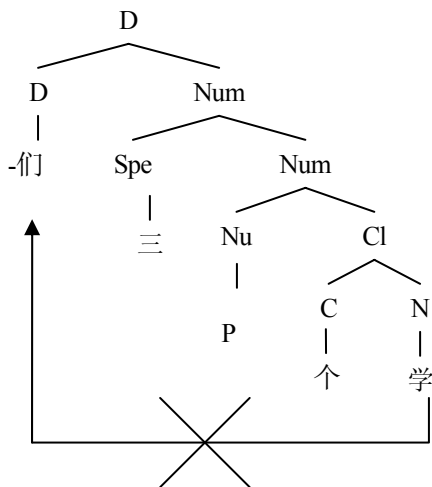
(21)



若没有数量词，存在 NP 位置的成分则不会遇到任何妨碍。然而 D 与 NP 之间如有数量词，

这些数量词则会阻挠从 NP 往 D 的移动。这种阻碍是生成语法假设的具有普遍性的制约之一：中心语移动制约（Head Movement Constraint）。

(22)



李文认为人称代词原本就生成于 D 位置，而不是生成于 NP 位置。因此，人称代词不需要向更上一层的移位。人称代词若不移位，则不受中心语移动制约，结果人称代词可以与确数结构共现。

李文的理论虽然解释了关于“们”的大部分语法现象，但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所讨论的“概数结构 + N + ‘们’”结构没有充分的解释能力。至少从表面上看，“十几个学生们”与“*十个学生们”的语法结构几乎没有差异，两者都为“Num + CL + N + ‘们’”。

按照 Li (1999) 的理论，我们得出数量结构“十几个”会妨碍处于 NP 位置的“学生”移动的预测，而“学生”与“们”不得合成构词，也就是说理论预测“十几个学生们”是不合语法的。当然这种预测不反映语言事实，所以我们还应该找出其它的说明。此外，根据李文式的名词短语结构，数量词应该出现在“们”的右方，但这一预测也不适用于“十几个学生们”之类的结构⁸⁾。

或者我们可以为“十几个学生们”之类的结构另外新建一种语法结构，但这种方式难免招致特设 (ad hoc) 的责难⁹⁾。

不少研究 (张谊生 2001, Iljic 1994, 2001a, 2001b, 2001c, 2005) 认为“们”所表示的意义不是“复数”，而是“集体” (collective)。这种观点对概数与“们”的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。“集体”重视集团的全体，而不顾集团内部的各个成员。计量某一集体的成员，也就是说用确数来计量时，我们不得不看该集团的内部。

按照认知语言学的理论，只有以连续扫描 (sequential scanning) 才能计量确数。然而以“们”字短语为代表的集体名词是根据另一种扫描方式，也就是以总体扫描 (summary scanning) 来认

知的（定延利之 2000）。定延利之（2000）认为汉语是一个连续扫描和总体扫描互不两立的语言，所以不允许确数结构与“们”共现。加之，张谊生（2001）主张：概数结构已显示集体义，故不会与“们”所表示的集体义发生冲突。

这些概数表达式同“们”共现其实是一种词语搭配的羡余（*redundancy*）现象；纯粹从逻辑的数量观念看，这些“们”都是多余的“重复”，因为前面的词语都已显示了“群体”概数义；然而，如果从交际的表达效果来看，这些“们”又是必要的“呈现”，因为它们进一步强调和突出“N”的群体性，可以起到配合的作用；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“们”是一种强调群体的表意手段。（张谊生 2001）

但是，以概数为集体的看法并非自圆其说。这种“集体派”的看法虽然无误，但我们认为这些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。最大的问题是过去的研究单纯地采用确数与概数的两分法，而毫不考虑到概数结构内部的重层性。我们必须提出包括概数结构的多重性的新理论。

3. “们”的信息结构

我们运用“信息结构”理论，说明“们”的问题。

我们可以把一个句子中的成分分成旧信息和新信息。旧信息是指话语参与者已经认识到的信息。旧信息已不重要，所以承担的信息量较低。新信息是指在当该句子中第一次出现的信息，其信息量比旧信息高。

一般而言，“们”字结构所承担的信息是旧信息。因为“们”有“有定”义，而有定的名词词组一般承担已知信息。另外“们”字结构出现的最典型的语法位置是主语位置，典型的主语是句子中的主题。主题承担的语用意义是话语参与者已经认识的信息（沈家煊 1999:222）。所以，包含“们”的名词句承担的功能是已知信息，而不是重要的新信息。因为“们”承担已知信息，所以整个“们”字结构的信息量不得过大。

(20) 所呈现的等级也可以用信息结构加以说明。(20) 不但代表着“们”的共现度，而且还能表示语义的模糊性。模糊性大的内容信息量也相应减少，反之，明确的内容也即没有模糊性的内容的信息量则增大。例如，与 (23b) 相比 (23a) 所蕴含的信息量更多。

(23) a. 这里有三十九个苹果。

b. 这里有很多苹果。

确数结构所表示的信息量较大，故常常成为一个句子中的重要新信息。反之，概数结构所表示的信息量相对较小，故不能成为一个句子中的重要信息。因此“们”可以与概数结构共起，而不与确数结构共起的。

这种看法还可以用来解释人称代词与确数共现的原因。代词的功能就是替代已知的内容，即承担旧信息，而且其信息量极小。因为信息量极小，所以可以采用信息量较大的确数结构。

4. 余论

上述信息结构解释了关于“们”的大部分语法问题，但我们不妨提出一个重要问题：为何

“们”总是表示有定？

首先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。Hopper & Traugott (1993:89-92) 认为语法化的过程中有滞留 (persistence) 原则。这一原则表示语法化之前的环境对语法化后的语法现象有影响。

“们”的有定性也可以根据滞留来加以说明。

Iljic (2001a,b) 专门讨论了“们”的语法化过程。他认为“们”的来源是表示“家属”义的“门”。他认为：现代汉语的“们”的特异性是来自虚化之前的“门”的特异性。换言之，现代汉语的“们”所表示的集体性是起源于过去的“门”所表示的“家属”的集体性。

李艳惠，石毓智 (2000) 也认为“们”的来源是“门”。根据他们的调查，语法化开始之前，“门”表示“家庭”或“学派”，用于“人名+‘门’”、“代词+‘门’”类结构。

我们认为专名与代词的有定性引发现代汉语的“们”的有定性。因为专名与代词都是有定，所以“人名+‘门’”、“代词+‘门’”类结构可以再分析为“有定名词+‘门’”结构。本来具有有定性的是“门”之前的名词，但由于这类结构发生的频度较高，所以“N+‘门’”结构本身开始具有有定性。如此，“N+‘们’”结构也仍然表示有定。

註

- 1) 关于日语“たち”和汉语“们”的对照，请参见定延利之 (2000), Kuraftuji (2004), Nakanishi & Tomioka (2004)。
- 2) <http://dskb.hangzhou.com.cn/20050801/ca1174434.htm>
- 3) <http://www.cctv.com/program/ddjy/topic/education/C12603/20040712/102703.shtml>
- 4) <http://www.sport.gov.cn/n16/n1077/n1467/n365662/514415.html>
- 5) (19) 的各表第四列比率最高达到百分之二左右，这些数目看来非常低，概数结构和“们”的共现现象似乎没有研究价值。但是这种看法是不适当的看法。第一，“们”占实际语料中的比率原来不高。例如张谊生 (2001) 报告百万字语料中“们”字短语仅出现 335 次。第二，“们”与确数结构的非相容性可称为有意义的语法现象，而确数结构附加“们”的比率非常低 (事实上，除了错误以外，不会发生确数结构与“们”共现的情况)。如果以低比率不论当该语言现象，“们”与确数结构的非相容性等有意义的语法现象也不能议论的。
- 6) 详细的数据为如下：
p[多]=0.00198 vs. p[群]=0.0118 : diff.= 0.00985, RD=0.00048 : P=0.00000, α' =0.00833
p[多]=0.00198 vs. p[許多]=0.00750 : diff.= 0.00552, RD=0.00039 : P=0.00000, α' =0.01250
p[几]=0.00244 vs. p[群]=0.0118 : diff.= 0.00939, RD=0.00027 : P=0.00000, α' =0.01250
p[多]=0.00198 vs. p[几]=0.00244 : diff.= 0.00046, RD=0.00023 : P=0.00001, α' =0.02500
p[几]=0.00244 vs. p[許多]=0.00750 : diff.= 0.00506, RD=0.00016 : P=0.00000, α' =0.02500
p[許多]=0.00750 vs. p[群]=0.0118 : diff.= 0.00433, RD=0.00023 : P=0.00000, α' =0.02500
- 7) 不少研究认为附加于人称代词的“们” (如：“我们”) 与附加于一般名词的“们” (如：“教师们”) 有差异，并且以“们”的义项分成两项。这种方式不是完全错误，但是冗长的方式。我们认为人称代词的“们”与一般名词的“们”可以合成为一个义项，人称代词的“们”与一般名词的“们”的差异是由信息量的多寡就决定的 (详情请参见第五节)。
- 8) 关于对 Li (1999) 的其他批评，请参见 Tang (2005)。
- 9) 李文有另外一个问题。例如“那些黑官僚们”之内有两个有定标记：“那”、“们”。这类双重有定对当

代生成语法理论,尤其对最简方案(minimalism)来说,是一大问题。生成语法所假定的核查(checking)理论要求:一个功能范畴只能在一个句法位置上核查,一个句法位置只能核查一个功能范畴。Li(1999)之类结构,只设定一个D位置而已,故有定这一范畴可以受核查的机会只有一次。但双重有定却需要核查两次。

有些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有双重有定标记,即一个名词词组当中会包含两个有定标记。比如下列挪威语的用例中有自由的有定标记“dei/den”和黏着的有定标记“-ne/-a”。

- (i) de-ifem bil-a-ne
DEF-PL 五 车-PL-DEF.PL
“五辆车(有定)” (Julien 2003)
- (ii) den gul-e skjort-a
DEF.SG 黄-W 衬衫-DEF.F.SG
“黄衬衫(有定)” W: Weak Inflection (Julien 2005:26)

为解决这一问题,我们必须以有定分成两种,并设定较复杂的语法结构。详情请参见 Julien (2003, 2005)、Lohrmann (2008)。

参考文献

- 定延利之(2000) 『認知言語論』,東京:大修館書店。
- 依藤醇(1975) 「們」について,『東京外国語大学論集』第26号,73-88。
- 李艳惠,石毓智(2000)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数标记“们”的发展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1期。
- 沈家煊(1999)《不对称和标记论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。
- 石毓智(2000)《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》,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。
- 石毓智(2002)论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词汇标记的关系—有定和无定范畴对汉语句法结构的影响,《当代语言学》第1期。
- 陶振民(2002)“概数+‘名+们’”结构形式的发展与变化,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第3期。
- 王珏(2006)数范畴与名词附“们”,第十四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。
- 张谊生(2001)“N”+“们”的选择限制与“N们”的表义功用,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朱德熙(1982)《语法讲义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Barwise, J. and Cooper, R. (1981). Generalized quantifiers in English. *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* 4, 159-219.
- Chen P. (2004). Identifiability and definiteness in Chinese. *Linguistics*, 42(6), 1129-1184.
- Ijic, R. (1994). Quantif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. *Linguistics*, 32(1), 91-116.
- Ijic, R. (2001a). A propos des origines du suffixe *-men* en chinois. *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121(3), 391-409.
- Ijic, R. (2001b). The origin of the suffix *-men* in Chinese. *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*, 64(1), 74-97.
- Ijic, R. (2001c). The problem of the suffix *-men* in Chinese grammar.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, 19(1), 11-68.
- Ijic, R. (2005). Personal collective in Chinese. *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*, 68(1), 77-103.
- Julien, M. (2003). Double definiteness in Scandinavian. In A. Dahl, K. Bentzen, & P. Svenonius (Ed.) *Proceedings of the 19th Scandinavian Conference of Linguistics*, 230-244.
- Julien, M. (2005). *Nominal phrases from a Scandinavian perspective*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 Pub.
- Kurafuji, T. (2004). Plural morphemes, definiteness,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. *Language and*

Linguistics, 5(1), 211-242.

Li, Y.-H. A. (1999).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.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8(1), 75-99.

Lohrmann, S. (2008). On the structure of the scandinavian DP. In F. Schäfer (Ed.) *Working Papers of the SFB 732 Incremental Specification in Context*, 01, 85-102.

Lyons, C. (1999). *Definiteness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
Nakanishi, K. & Tomioka, S. (2004). Japanese plurals are exceptional. *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*, 13(2), 113-140.

Tang, C.-C. J. (2005). Nouns or classifiers: A non-movement analysis of classifiers in Chinese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, 6(3), 431-472.